發揚道學真宗 道祖真傳 李涵虛祖撰 (鑪峰修養刊)

老子,楚人也。父乾元杲,為商(別作周)上御史。娶洪氏,諱娶敷。晝寢,見五色霞光擁太上老君降於空際,條變為流星,飛入口中。遂凝瓊胎,十二年而生於苦縣之賴鄉,曲仁里李樹下。即李為姓,以夢老君生,故稱老子,以耳長,故名重耳,號曰陽甫。時商武丁元年三月十五日也。以上見仙經及《路史》。

《內傳》云:「姓李,名耳,其母見日精下落,如流星飛入口中,因有娠。懷之七十二年,於陳國渦水旁李樹下生。指李樹曰,此為我姓。生而白首,故號老子。耳有三漏,故號老聃。」

《五宗網紀》云:「姓李,名宰,定王丁巳九月十四日生。」

《月令廣義》云:「玉女者,老子之母也。夢五色霞光,結如彈丸,流入口中,吞之有娠。懷胎八十一年,息苑樹下,剖左腋而生。時武丁元年三月十五日也。」

《索綏前涼錄》云:「乾元杲,七十二無妻。與鄰婦益壽氏為隅,娠八十年而生。」

《酉陽雜俎》云:「李母,元君也。日精入口,吞而有孕,如此七十二年而生。」

劉勰《新論》云:「老子感火星而生。」

《路史》云:「感流星而震,十有二年而生。生而能語,黃面皓首,故曰老子。 子。邑於苦之賴鄉,賴乃萊也,故又曰老萊子。」

《高士傳》:「老子生於殷時。」

《神仙傳》:「老子,名重耳,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孕。或云懷之七十二年乃生。或云其母無夫,老子是母家之姓。或云老子之母,適至李樹下而生。生而能言,指李樹曰:『以此為我姓。』」

《列仙傳》云:「老子乘白鹿入母胎。」

《唐紀》云:「老子之母,食李有孕,父母棄之,八十年而始生於李樹下。唐 高祖追宗老子,故曰仙李蟠根。」

《雜俎》云:「玄妙玉女,天降玄黃氣,入口而孕,三千七百年生於西那王國,此乃道德天尊事,非老子也。」

至性純孝,賴俗化之。平生恬淡無欲,外損榮華,內養精氣。商周之際,歷數百年不衰,時稱古隱君子。

《史記》:「百有六十餘歲,或云二百餘歲。

稚川云:「老子在週三百餘歲。」

《路史》云:「母四百有四十,或云二百二十。」

《廣記》云:「二百七十歲。」

《山堂肆考》云:「生於殷武丁,至始皇九年,歷年九百九十六歲。」

考武丁元年,至始皇九年,實共一千零八十七歲。老子在周,多更易名字。文王時,號燮邑子(一作支邑先生),為守藏史。武王時,號育成子,為柱下史。康王時,號郭叔子,頃王時,號老萊子。夫人甚賢哲,同老萊子隱於耕桑。著書十五篇,言道家之用。楚莊王聞之而方之,時老萊子方織,王進而問曰:「守國之政,願先生佐孤。」老子曰:「諾。」王去。其妻樵還,曰:「子許之乎?」曰:「焉。」妻曰:「妾聞之:『可食以酒肉者,可隨而鞭棰。可授以官禄者,可隨而斧鉞。』妾不能為人所制也。」投番而去。老萊子欣然,即時與妻偕遁。

史遷云:「老子之子名宗,仕魏為將軍,封於段。宗之子汪。汪之子言。言之玄孫瑕,仕於漢。瑕子解為膠西王太傅,家於齊。」當時祖孫父子,想必播遷無定,支分派別歟?

或云:在越為范蠡,在齊為鴟夷,在吳為陶朱公,漢初為黃石公,文帝時為河上公,此皆不可測者也。

葛稚川云:老子無世不出,數易名字。其所以然者,按《九宮》及《三五經》、《元辰經》云:人生各有厄會,至其時,必易名字,以隨元氣之變,乃可以度厄延年。今世有道者,亦多如此。老子在周數百餘年,其中必在厄會非

一,是以名稍多耳。欲正定老子本末,故當以史書實錄為主,並老子有經秘文 以相參審,其他若俗說多虛妄。

又《西升中胎》及《復命苞》、《珠韜玉機》、《金篇內經》皆云:老子白黃色,美眉廣顙,長耳大目,疏齒方口,厚唇,額有三五達理,日角月懸,鼻純骨雙柱,耳有三漏門,足蹈二五,手把十文,長九尺,齒六八,此聖人之儀錶也。夫人受命,自有通神遠見者,與常人不同,應為道主,故能為天神所濟,眾仙所從。是以所出度世之法凡九百三十卷,符書七十卷,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。目錄尚在,信而可征。其不在此數者,皆後之道士,私所增益,非真文也(稚川)。

老子無為自化,清靜自正(史記)。專以長生為務,故在周雖久,而名位不 遷。蓋欲和光同塵,內實自然。道成乃去,蓋仙人也(《神仙傳》)。

孔子適周,將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:「子所言者,其人與骨皆已朽矣,獨其言猶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駕,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:『良賈深藏若虚,君子盛德若愚。』去子之驕氣與多欲,態色與淫志,是皆無益於子之身也。」

一日,問孔子曰:「子亦得道乎?」孔子曰:「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。」老子曰:「使道可獻人,則人莫不獻之其君矣。使道可進人,則人莫不進之其親

矣。使道可告人,則人莫不告之其兄弟矣。使道可傳人,則人莫不傳之其子 矣。然而不可者無他也,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。」

孔子見老子而語仁義,老子曰:「播糠眯目,則四方易位。蚊虻咂膚,則通夕不寐。今仁義慘然,乃憤吾心志,亂莫大焉。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樸,放風而動,總德而立,同歸自然可也,又奚傑然若負大鼓而求亡子邪?夫鵠不日浴而白,烏不日黔而黑。黑白之樸,不足以辨媸妍。不譽之觀,不足以廣本性。泉涸魚相處於陸,相呴以濕,相濡以沫,不若相忘於江湖。」

孔了謂老子曰:「某治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象、春秋,以干七十二君。論先王之道,而明周召之跡,一君無所鉤用,甚矣!人之難說也,道之難明邪。」老子曰:「六經,先王之陳跡也,豈其所以跡哉?今子之所言,皆猶跡也。夫跡,履之所出,而跡豈履哉?」

孔子歸,三日不談。子貢怪而問之,孔子曰:「鳥,吾知其能飛。魚,吾知其能遊。獸,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網,遊者可以綸,飛者可以矰。至於龍,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九天矣。今見老子,其猶龍乎?」(集史遷、《莊子》) 老子居周,久之,見周德衰,乃乘青牛車,西出秦關,以升昆侖。關令尹喜望紫氣,先知焉,乃掃道四十裏以迎之。已而老子果至,尹喜曰:「翁將隱矣,強為我著書。」乃停車關中,作《道德》五千餘言,盡授尹喜而去。 東漢間, 青州有王氏子者, 名成, 字玄甫, 道號東華, 遇昆侖西母王啟珠。珠喜其同姓, 賜號白雲上真, 授以老子之青符玉篆, 金科靈文。玄甫服習三年, 勤心弗懈。老子感而降之, 即以《黃庭內景》刪為一卷, 名曰《外景》, 以授玄甫修持, 兼示九轉八瓊丹火候。玄甫乃韜光晦跡, 結庵靜煉。功成, 號東華帝君, 理東方少陽之氣。複稱紫府少陽, 為扶桑大帝, 君輔相。

三傳至純陽先生,先生云:老子之《外景》及玉宸之《內景》皆藏於扶桑宮中,東華祖贊而傳之,所以著老子度世之心也。夫老子,前身本太上老君所託,故隱顯變化,與老君如一轍。老君在上古,首化三清。天皇時變名萬法天師,地皇時變名玄中法師,人皇時變名堅固先生,三皇后變名金闕帝君,伏羲時為郁華子(又改鬱密),神農時為九靈老子,帝譽時為祿圖子,堯時為務成子,舜時為尹壽子,夏禹時為真行子,商湯時為錫則子。至商武丁時,始降全神為老子。此又別開生面,再造乾坤之時也。後人不知,混以老君為老子,遂以前身之事攢入後身。或云老子是先天地生,或云老子是天之精魄。使核實者歎為虚渺,不出《老仙正經》。《抱朴子》云:夫有天德,則有道術。道術之士,何時暫之?是以羲軒以來,至於三代,顯名道術者,世世有之,何必常是一老子也?皆由晚學之徒,好奇尚異,欲推崇老子,故有此說。

其實論之,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,非神異也。何者?若謂老子是得道,則人必勉力追慕。若謂是神異,則長生不可學也。以愚論之,老君在前為神異,老子在後與人同。為神異者不可學,與人同者則可學也。稚川之心,只從實據而

已。儒者謂聖人之生,因人氣而稟天精,其言最允。老子生身,借四大以成形,精修盛業,為神仙模範,道德宗風。功完行滿,歸總諸天。分而為萬,合而為一。分神降世,俱以修道為本,其不可學者在此,其有可學者亦在此也。至若莊生、方朔輩,謂為老子易名者,皆不可信,此蓋老子所賜者也。寶頌云:「產漆園、方朔之輩,丹析微芒。是乃如丹陽之母,夢受神人丹篆,而產大仙才也。」仙傳曰:「世遵老子之教者,皆清虚恬靜,與世無爭,故能被褐懷玉,無有顛沛於險世。」其源遠流長,汪洋若此,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?

月居青島數載,嘗以老子清淨法。指示晚成朱子、結成李子、迴風劉子,蓋兢 兢恐懼,不敢忘家法云。

三月十五日恭祝道祖 李伯陽始祖誕辰紀念駢言

在昔觀執本天。啟陰陽之匹配。修持在人。闡精炁之互藏。精神之學雛成。生命之旨咸盛。雖悟長生之妙。猶切解脫之超。豈非玄風難語。易起謗訕之嘆。音塵已渺。每溯本源之懷。道必雙修。旨猶一貫。學尚陰符。開鼎湖之仙脈。經崇道德。契函谷之玄盟矣。時維癸卯三月十五日。道祖壽辰。同人慶祝。醉飲長生之酒。賞來不老之春。發揚補給之方。公演接栽之法。黃庭說訣。本無間於身心。心印傳真。實有異乎玄牝。斯時鑪峰始誕。玄音廣播。香島孤高。龍城環繞。採奇岩之大藥。擷妙窟之黃芽。大都可隱。緬陳跡於前賢。通邑容修。煉忘情於對境。夫有心參究者。撫萬物而復觀。立志尋求者。

逢佳節而早悟。況今玄門有徑。道學宏開。吾輩修行。時遭末刦。至人未遇。必愛道而專心。妙法靡逢。先立身而培德。經內無字。雖仰游龍之才。塵中有緣。當效關尹之志。而謂強猜可悟。大道何以無名。妄作為真。形相反見難就。非得太上之創。天下哲理必成混淆。抑無真宗之徒。古今逆修相依迷惑。緒已無統。興復何時。起經文於柱下。志今益遠。望青生於苦縣。神與俱馳。

李伯陽道祖遺產「精神修養要妙-2」 陳子石宗師註

道祖之遺產教人補給精神,強國強種之旨。所言一切實事補給,並非無稽之行。今為廣其義起見。將其畢生修養之要妙以直解之;丹經所秘傳千言萬訣之譬喻,總是將世間尋常之事形容道學補給生命之實矣。

丁酉年三月十五日

道祖曰:「故常無欲以觀其妙;常有欲以觀其竅」

子石曰: 所謂欲者即生人之內分沁質素是也。

道祖曰:「和其光,同其塵」

子石曰: 和光混俗一事乃修行秘事。

道祖曰:「不如守中」

子石曰: 孔子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其義也。

道祖曰:「玄牝之門,是謂天地根」

子石曰: 所謂天地之根即人體遺傳靜體陰陽電子是也。

道祖曰:「處眾人之所惡,故幾於道」

子石曰: 處眾人之所惡即講不出口之文字也。

道祖曰:「天門開闔,能無雌平」

子石曰: 天門者乾門也,乾之開力無坤不得為之闔,可想修道非雌不能為之

開,闔而行也。

道祖曰:「故有之以為利,無之以為用。」

子石曰: 玄門之利,利在於利劍而採藥,牝戶之用用在於用器而生丹,簡直有直玄門,無指牝戶。

道祖曰:「迎之不見其首,隨之不見其後」

子石曰: 迎者逆也,指逆修之法,使仰面之精而迎接覆形之炁歸入鑪中煆煉 但亦不見其末處。 道祖曰:「致虛極,守靜篤」

子石曰: 致虚極守中之訣也,守靜篤抱元守一也。

道祖曰:「信不足焉,有不信焉」

子石曰: 信者指人體之陰電子,即丹家謂之曰炁是也

道祖曰:「我獨異於人,而貴求於母」

子石曰: 母者雌者即產生氣之所也。

道祖曰:「惚兮恍兮其中有象;恍兮惚兮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; 其精甚真,其中有信」

子石曰: 有物指陽電子言,精也。有信指陰電子言,炁也。

道祖曰:「跂者不立,跨者不行」

子石曰: 跂指生精之外形, 跨指生氣之外炁。

道祖曰:「重為輕根,靜為躁君」

子石曰: 輕重靜躁指一吸一收言。

道祖曰:「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」

子石曰: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指精與炁交感之時也。

道祖曰:「雖智大迷,是謂要妙。」

子石曰: 迷者指其欲也。

道祖曰:「知其雄,守其雌」

子石曰: 雄雌者直指陰陽二體也。

道祖曰:「夫亦將知止,知止所以不殆」

子石曰: 知止指陰陽二電一交即止也。

道祖曰:「道之出口在淡乎其無味」

子石曰: 無味指人體內分泌之質素。

道祖曰:「柔勝剛,弱勝強」

子石曰: 柔勝剛,弱勝強,指行功之妙訣。

道祖曰:「上德無為而無以為;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」

子石曰: 上德未破體之修,下德巳破體之修。

道祖曰:「天下萬物生於有,有生於無」

子石曰: 生於有, 有生於無, 指陰陽二電相生也。

道祖曰:「下士聞道大笑之,不笑不足以為道」

子石曰: 聞道大笑之指精神補給為道。

道祖曰:「萬物負陰而抱陽」

子石曰: 負陰而抱陽指陰陽雙修之事。

道祖曰:「無有入於無間」

子石曰:無間指陰陽相通。

道祖曰:「名與身孰親,身與貨孰多」

子石曰: 孰親孰多指道高一切也。

道祖曰:「罪莫大於不可欲,禍莫大於不知足;咎莫大於欲得」

子石曰: 罪禍咎指行功時不可存著有欲念也。

道祖曰:「出生入死」

子石曰: 出生入死指在欲不欲是仙也。

道祖曰:「天下有始,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,以知其子,既知其子,復守其母」

子石曰: 母子指陰陽二電相生之秘。

道祖曰:「未知牝牡之合而竣作,精之至也」

子石曰: 牝牡之合指陰陽交感也。

道祖曰:「知者不言,言者不知」

子石曰: 更難悟玄牝二竅者也。

道祖曰:「夫兩不相傷,故德交歸焉」

子石曰: 兩不相傷指二體合並言。

道祖曰:「大國者下流,天下之交。天下之牝,牝常以靜勝牡」

子石曰: 牝常以靜勝牡,此直泄交感之最秘口訣也。

道祖曰:「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」

子石曰: 大者宜為下,指陽電子宜下也。

道祖曰:「九層之臺,起於累土;千里之行,始於足下」

子石曰: 累土指二土合則成丹也,足下指造成神仙之法亦不外由足下交加之

竅 下手也。

道祖曰:「是以聖人欲不欲」

子石曰: 欲不欲即言對境忘情也。

道祖曰:「夫慈以戰則勝,以守則固」

子石曰: 戰者指入室修功言。

道祖曰:「善為士者不武,善戰者不怒,善勝敵者不與,善用人者為之下」

子石曰: 此乃善為煆煉之士恥而不恥,怒而不怒,誠能如此可謂得之真善

矣。

道祖曰:「用兵有言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,不敢進寸而退尺。」

子石曰: 不敢為主而為客指陽居下陰居上言。

道祖曰:「勇於敢則殺,勇於不敢則活」

子石曰: 勇敢勇不敢,指順凡逆仙也。

道祖曰:「故堅強者死之徒,柔弱者生之徒」

子石曰: 堅強順修凡,柔弱逆修仙也。

道祖曰:「強大處下,柔弱處上」

子石曰: 處下處上指地天泰也。

道祖曰:「信言不美,美言不信」

子石曰: 美與不美指內分泌佳不佳也, 信不信指陰電子吸引靈電子能力之

別。



